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府卷上

詳校官中書臣賈錟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鈞

謄錄監生臣曹希焜

子部十

義府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義府二卷

國朝黄生撰生字扶孟歙縣諸生江南通志稱其棄舉子業一意著述有詩文若干卷今其集未見此書皆考証劄記之文上卷論經下卷論諸史諸子諸集附以趙明誠金石録洪

适隸釋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古碑陶弘景周子良冥通記訓詁以别教之書綴之卷末示外之之之意焉生於古音古訓皆考究淹通引據精確不為無稽臆度之談如據說文辨周禮毴毨正賈公彦丁度之誤引賈誼論陳琳檄証尚書漂杵為漂滷引爾雅證禮記鄭注烹魚去乙之誤引吕覽證朱褖非朱領引檀弓彌年為木証勑䩶為披引左傳及詩序證

檀弓請庚之庚訓道路引唐書廉訪證周官六計之廉訓察引吴越春秋證鄂不即鄂跗引左傳證出於其類之出訓産引周禮載師閭師證夫布里布為二事引詩王風證孟子施施引左傳劉子語訓司中引繫辭證信信當讀申引禮記引兑命解行路兑矣當訓説引漢書證志微噍殺當為纎微憔悴引周頌爾雅証鄭衆解牘應雅之訛引爾雅証終軍

許慎解豹文鼠之所以異引後漢書李膺傳証師古解軒中之訛引孝經疏證後漢書䡴較估較䡴榷酤榷之義引史記貨殖傳證刁悍當為雕悍引潛夫論證闟龍即豢龍引莊子證列子蕉鹿之蕉為樵引世說注證茗柯即酩酊皆根柢訓典鑿鑿可憑至於引莊子斷在溝中解斷斷引王莽傳謂青蠅蒼蠅當作鼃引國策解氓為流民引易奇偶證奇貨

間有穿鑿附會又哉才通用引顏真卿碑不引考古圖所許通用引顏師古漢書注不引世說九徳引三國志注不引國語登時引集異記不引焦仲卿妻詩亦有失之眉睫之前者然小小疎舛不足為累雖篇帙無多而可取者要不在方以智通雅下也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義府卷上

歙縣黃生撰

疇咨

書疇咨若時登庸疇古音近誰故古謂誰為疇（堯典疇殊由切）

誰之入聲為孰故後又謂誰為孰疇誰孰總一（誰疇音皆如殊）

音之轉韓愈墓銘秔稻盈疇上叶禁絕浮屠即此音也

殭降

書堯典釐降二女于溈汭嬪于虞孔傳謂舜能以義理降下二女之心則于溈汭三字為贅設矣此專欲表舜之德然不知古書固無贅設字也蔡傳以為治裝下嫁語若近俚反得事實史五帝紀易飭下字此亦主堯言然下有帝曰欽哉字欽即飭也

在璿璣玉衡

書舜典在璿璣玉衡在之入聲為察古四聲未定故借在為察非以察訓在也

六宗

書舜典六宗諸儒之說不一安國以四時寒暑三辰水旱當之此本於祭法然祭法自泰壇至四坎壇凡九名又不合六宗之數要不可强解

流放竄殛

書舜典流放竄殛馬融訓殛為誅似鯀獨入死刑夫三苗惡浮于鯀罪不及戮而崇伯獨膺大辟惡能咸服天下哉孔傳總訓流放竄殛為誅則是誅罰之意非死刑也

史五帝紀敘此事于各句下云以變北狄以變南蠻以變西戎以變東夷謂使居裔以變其風俗雖經無明文然史家增此語真可謂得聖人之意者矣且使鯀果駢首其子孫決不敢以之配天于南郊據祭法郊鯀之辭則將以刑天之鬼對越上帝有是理哉此非細故不可以不辨

殳斨伯與

書舜典注疏以殳斨伯與為二人朱虎熊羆亦然朱虎熊

羆當從注疏為二殳斨伯與當從蔡傳為三

洚水

書大禹謨洚水儆余洚有四音當以胡江切為正蓋此音近洪孟子云洚水者洪水也所以通古今之語也

五辰

書皋陶謨撫于五辰五行之精上為五星五辰即五星也五行旺于四時故謂四時為五辰

天明畏

書皐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即古威字示人以畏則平聲人望而畏則去聲後平聲者借用威字故去聲者遂專為畏字此處一義分二文乃傳寫之訛也今文並作明威是

光天之下

書益稷光天之下言凡為天光所覆之處蔡傳連帝字讀下謂帝德光輝非是

慚德　口實

書^仲虺之誥^慚德猶云昏德逸德暴德比德韓愈謂德有凶吉是也其所慚者即恐貽來世以口實耳孔傳慚德不及古非是口實謂有所藉以為辭也

表正萬邦

書^同前^表者使人望之以為歸正者使人擬之以為的二字兩意

庸蜀羌髳

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蔡傳言八國近周西都

素受約束故特稱之今考八國遠在巴蜀江漢之間與周都殊遼絕服役之說恐未然按春秋將卑師少稱人此諸國或君不自至故稱人以别之

六極

書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横死曰凶不及下壽曰短三殤曰折凶短折考終與壽之反疾與憂康寧之反貧富之反惡與弱攸好德之反惡者自暴弱者自棄也攸好德在人為協極在天為錫福惡與弱在人為僭咎在天為

用威此即栽培傾覆之理葢攸好德者善有所必彰惡有所必癉故在嚮用威用之中舉其本以見福極之所從來也

元孫某

書金縢惟爾元孫某諱名曰某始于此武成曰有道曾孫周王發亦告神之辭彼不諱而此諱者彼係武王自讀祝詞此則史代公祝故孔云臣諱君也

小腆

書大誥殷小腆腆與倎同靦也小腆猶言小醜

敬寡屬婦

書梓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按爾雅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又孔叢子引書呂刑哀敬折獄敬作矜此敬寡亦疑是矜字矜寡即鰥寡古音近通用

經營

書召誥厥既得卜則經營徑直為經周迴為營謂相步其

基址也

觀逸游田

書（無逸）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事曰觀如（公如齊觀社之類）以地曰游以獸曰田廢務曰逸

咸戒于王

書（立政）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蔡云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此本王肅說孔云周公以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此解近而未盡史言周公臚舉諸

官戒王知恤官不止此五職第從省文舉尊以見卑（常伯常任準人）舉親以見疏（綴衣虎賁）而諸官總以咸字括之耳

三宅三俊

書（同前）三俊傳者謂儲養待用他日次補三宅不識此種人作何安置恐無此理疑即三宅之僚屬耳

冢宰宗伯

書（周官）六卿惟冢宰宗伯不以司名者冢宰無所不司宗伯典天地神祇之祀不敢言司也

顧命

書以顧命名顧眷顧也命大臣輔嗣主鄭重而眷顧之也鄭氏以為臨死回顧而發命陋甚

銳

書一人冕執銳說文作鈗羽敏切（同前）即引此文按說文序云其引書即孔氏壁中書然今世所行今文古文並作銳即此可知孔氏書為後人傳寫多所改易而今文與澀古文平易之疑可釋然矣

伯夷降典

書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孔云伯夷降典禮于民而斷之以刑按篇中訓刑止監伯夷不及皐陶疑伯夷先曾為司徒降典即敷教兼行士師之職唐虞之刑疑伯夷所制故欲監其播刑之迪後二官既分而伯夷又復遷為秩宗也若蔡氏言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夫事神何職而以獄吏兼之不祥孰大焉其誤審矣下文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此指皐陶其居職當在伯夷之後而刑始為

專官雖名掌刑猶以德教為本故舜云以弼五教也

仡仡勇夫

書秦誓仡仡勇夫仡許乙魚乙五忽三切堅挺之貌公羊傳仡乎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壯士之狀可想矣屹音逆山貌詩皇矣崇墉仡仡當作屹借用仡耳二字皆宜從五忽切音兀始可因聲以知意也

便辟

書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傳便辟足恭蔡傳便

者順人之所欲辟者辟人之所惡論語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高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註習于容止少誠實友便辟馬曰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朱註習於威儀而不直孟子便嬖不足使令于前朱註近習嬖幸之人按便辟字始見尚書繼見論語孟子孟作便嬖當即一義然諸家解說多不同今按便者順易之意故有習義但辟字頗難解余謂辟當與襞積之襞音壁同謂儀節過繁如衣之襞積也如此則曰足恭曰威儀曰容止皆可通

矣足恭之人必為人所喜故轉為嬖幸之嬖古但作辟通借用耳馬僻辟人所忌蔡解辟人所惡皆未然師也辟馬作邪僻之僻益遠矣

毴毛

說文引書鳥獸氄毛作毴毛而尹人勇二切鄭注周禮司裘仲秋鳥獸毴毨毴即毴字之誤疏直音毛非也書文仲秋毛毨仲冬毴毛鄭引釋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此兼詞耳本注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蓋鳥獸毛至冬

盖豐厚可用故鄭云然經言仲秋未必以秋為限也後人疑本釋仲秋不當牽仲冬為說故書毴為毴即毴音毛以就尚書鳥獸毛毨之文此眛理之甚者集韵因收毴字與毛重文韻會亦仍其失凡後世俗字日增皆由輯字書者胥無涇渭止務博收故也尚書通行本皆作氄毛音周禮者或不知鄭從古本又字誤為毴致眛其音

斷斷

書秦誓斷斷猗無他技按莊子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截木曰斷徒管切謂其所截曰斷都管切凡治木者必截其本在溝中以無用而棄之也書言此臣無他技能若木本無所可用故以斷斷形之

血流漂杵

周書秦誓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作漂鹵陳琳檄文作漂櫓櫓同鹵大盾也二語皆本周書以理推之櫓者軍中所宜有杵非軍中所宜有也予因悟杵即古櫓字蓋古杵字本單作午加木爲大盾之杵郎古切諧午敞呂切聲穿母諧來

毋詳見諧聲譜後借午敞呂切為午未之午疑古切又借杵郎古切為舂杵之杵敞呂切因續制樐字以代之通用鹵惟周書尚作杵蓋舂杵亦器用之類注家依此作解所以存而不易若賈陳作樐鹵是尚知杵即樐字耳

免

禮檀弓檀弓免焉免者免冠而以布纏其頭也舊音問按問當作謨忿切始得其聲吾鄉呼問如問正合古音如楚夫人鄧曼之音萬亦當作莫飯切爾雅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望

亦莫浪切（吾鄉作此音）皆古音也

何居

禮（同）檀弓曰何居（舊音姬）與詩（小雅）夜如何其書（微子）若之何其皆當讀基字濁音（吾鄉有此音）音在基其之間蓋語辭之有音無字者（有音無字例見字詁）

伯邑考

禮（同）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以為文王長子余意為文王適孫以上下文皆有其孫字朕發之也後閱路

史果云伯邑考文王適孫

先君子

禮同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舊注指伯魚觀下文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句則先君子為孔子使其子喪出母明矣禮引文簡多用吞吐賸帶之法

呼

禮同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舊讀為吁非也按陽伯邑

九經補韻左傳文元年呼役夫呼音賀此亦當從其音

復以矢

禮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鄭謂邾師雖勝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用矢此言未審招魂自是死者之親各以其衣招之豈得云無衣用矢也蓋邾人自矜戰勝目死者為勇故變衣用矢以象其武耳

殆將病

禮同 夫子殆將病也將病者弟子之辭不敢斥言其死也

小斂之奠

禮同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按帷堂小斂二事對舉記者特為變文故舊解多誤今依上條次其文云曾子曰小斂之奠於西方子游曰小斂之奠於東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末之卜也

禮同 公曰末之卜也舊注謂卜國微末無勇夫馬驚敗

續罪在御者於車右何與且去名而以氏呼其人書中無此例公蓋不欲直責責父故託云未嘗卜之于神爾

則瑗請前

禮同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言丈子以斯丘為樂將止死于此則巳直舍之而去爾蓋戲之也人臣奉公守職或殉社稷或死封疆皆失之有素豈可預為身後之計伯玉不欲直譏故以諧語調之

問喪

禮同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去聲於夫子乎曰聞之矣舊讀問為聞與下聞字相應不知檀弓文法多簡曾子蓋云問則未也然而嘗聞之矣問當仍讀如字

無其時

禮同子思曰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為父後者得為出母服或是殷制周時無之故云然

乙

禮內則魚去乙鄭注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頰旁狀如

篆乙字食之鯁人不可出此說鑿甚凡骨皆能鯁何獨頰骨且禮經豈專為鰫魚戒那按爾雅魚腸謂之乙內則當指此耳

契濶

今人謂久別曰契濶本詩邶風死生契濶之語按詩意死生與契濶並對言契合也濶離也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言有生必有死有契必有濶此人事之不可保者然我與子必誓相偕老偕老即偕死所謂誓同生死也

(不作言死故但云偕老)此初時執子之手而言既有成說矣(此倒叙文法)詎意今之不然也故下章云于嗟濶兮不我活兮(單衆濶與活義蓋可見活猶生也)于嗟洵兮(信也)不我信兮(申同)言今者從軍之役我與室家有濶而已契無日也有死而已生無日也(此互見文法)是前日契濶之言果信而偕老之願則不得伸也今人通以契濶為隔遠之意又讀契為挈皆承詩注之誤

鞮鞻

周禮春官鞮鞻注音低屨氏掌外國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鄭云鞮鞻外國舞者所扉予謂鞮鞻當音低婁反語即為兜離班固兩都賦作此字兜離轉音為侏離本書前云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蓋韎師掌教舞鞮鞻氏兼教聲歌各舉一方為名互見之義也韎師有韎樂字故鄭不生異說不然又將以韎為服飾之屬矣鄭引外國之樂而不知鞮鞻即侏離者漢人未知翻紐之法故也

提彌明

左傳宣二年提彌明史記作示眯明索隱作祈彌明按提示祈三字皆當讀如匙

追蠡

孟子追蠡注音推以為鐘紐未見所出焦澹園以為當作槌謂指其所槌擊之處趙希鵠洞天清錄以為今畫家滴粉令凸起謂之追音推謂鐘款文追起處予謂二說皆不似古人口語追當讀為隧古字音近通用按考工記鳧氏為鐘云云于上之攠謂之隧蓋其受擊之處窪然攠

敞如地之有坎陷故謂之隧若用之日久則擁敞處皆有穿孔如蟲剥蝕故曰追蠡也

疑

易坤陰疑於陽𧻚當讀為儗蓋坤六以陰居上是僭儗於陽也韻會儗字注亦作疑引史蘇秦傳疑于王者他如國語范無宇云大都疑國大臣疑主韓非子內有疑妻之妾外有疑相之臣皆作此讀又檀弓曽子責子夏云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謂言不稱師使人知有已

而不知有夫子是以夫子自儗豈非罪乎吴澄亦有此説

蒼䵷之聲

詩齊風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焦澹園謂蠅字乃䵷字之誤誠然按顔之推家訓云王莽傳紫色䵷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真爾閲此益知班氏用事出毛詩無疑予因悟小雅青蠅亦當為䵷字之誤其云止棘止樊止榛正合䵷所止之處若以為蠅殊乖物理

易叶韻

易剥之上九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與上文災尤載三韻不叶又豐之九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與上文災志事三韻不叶予謂由字訓用若謂用為由叶音怡即可叶矣疑古用有由音

皐比

左傳莊十蒙皐比而先犯之杜注皐比音毗虎皮也䟽樂記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以為兵甲之衣曰櫜或作皐按䟽引此以解皐為虎皮而比字無釋予謂

比連也以虎皮連合縫之故謂之皐比朱晦菴張横渠賛勇徹皐比是但知皐比為虎皮不知皐比乃虎皮所製之物豈可以之目講席乎楊升菴謂戴叔倫詩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以皐比為講席唐世已然弟言古以虎皮包弓矢謂之櫜櫜即皐而不識其用事之誤是升菴亦未晰皐比之義也

縮縫

或謂禮檀弓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縮之訓直亦是古人

反語予謂此二字非但宜訓為直正當讀為直蓋古屋韻與錫職二韻多相通如矗字從三直其音則敕六切俶字從叔在屋韻則昌六切在錫韻則它歷切俶字從戚其音則子六切戚字中又從尗（即古菽字）其音則式竹切幅字在屋韻音福在職韻音逼而揊愊楅副（拍逼切）四字在職韻者俱諧畐（古福字）音謖式竹切乃諧職韻之畟（古稷字）愎弼力切乃諧屋韻之复（古復字）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乃知縮字古本讀式（商次清次音）與直字相近（商次濁音）故假借

用之耳按焦氏易林利少囊縮與上得得澤字叶此古讀縮為式之證

餬口

左傳_{隱十一年}餬口于四方言不足于食僅給其口而已此莊公自謂不能和協其弟而使其在外求食以自給其口也說文_{錯本}訓餬為寄食引左傳為證則于正考父鼎銘_{昭七年}所謂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者不可通矣疏云稠者曰糜_{當作糜}淖者曰鬻餬饘是其别名將糜向口

故曰以餬余口猶今人以粥向帛黏使相著謂之餬帛此說亦非黏糊之糊字從黍二字固有辨餬饘為鬻異名鬻乃食之薄者正父自謙苟以得食為幸與僅給其口意合

寤生

左傳隱元年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云寤寐而莊公已生此說非也寤而已生此正産之極易者何為反驚而惡之予謂寤當與牾通牾逆也凡生子

首出為順足出為逆至有手及臂先出者此等皆不利于父母或其子不祥故世俗惡之莊公寤生是逆生也逆生則產必難其母之驚且惡也宜矣按風俗通云兒生而能開目視者曰寤生此亦一說又世亦有腄中生子者南燕錄載慕容皝夫人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觀此可見宇宙之大何所不有然皝以易生為喜益證姜氏之惡必以難產為驚矣杜預之註于終不謂然

焦氏筆乘載吳敬甫解與予同但以瘖生為逿生云逿逆也然逿乃送逆之逆非反逆之逆此又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吳名元滿余同邑人所著有六書正義

襮

呂氏春秋忠廉篇狄入衛食懿公之肉舍肝宏演呼曰臣請為襮按襮當如古表字表外衣也宏演剖胸納公之肝言不忍使其暴露如以衣襲之也詩唐風素衣朱襮蒲沃切疑朱為表衣而素則其裏毛云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說文訓黼領亦引此詩按毛語出禮郊特牲彼文

無褋字似不得引以為解且曰中衣則與宏演納肝之意相左又豈可言臣請為領乎

敦丘

𠂤都回切俗作堆小阜也敦古有𠂤音故爾雅丘一成曰敦丘注都昆切古今語轉謂𠂤為墩俗作此字故注但讀本音又玉敦之敦音對爾雅如覆敦者敦丘注音堆此則當音對或音頓詩衛風至于頓丘通借頓即此丘也疏以覆敦者音堆以頓丘釋丘一成者並誤

畜君

好字上聲音吼詳字詁去聲音獸古書或借用畜此一音之轉呂氏春秋引周書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注畜好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此正訓畜為好通古今語耳注取止義是不明古人口語之過

眕

眕之忍切說文目有所限而止也昣為田界故从昣省為義左傳隱三憾而能眕言能自限止不為惡又爾雅釋言云眕重也杜注

用其意不若說文義為長

風馬牛

左傳僖四楚子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言唯兩國比鄰或有馬牛風逸越境相責之事今地勢遼遠不虞何以見伐見小釁亦無何況大釁

勃鞮

左傳僖二十五寺人勃鞮注即寺人披披即勃鞮二合音緩言之則曰勃鞮急言之則曰披由語有緩急非人有

二名衛將軍文子名木檀弓作彌牟與此同

不給則應

左傳昭二十不給則應杜注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非也給應皆供也急曰給緩曰應不給則應言緩急不能免其供也

昧雉

公羊傳襄二十七公子鱄云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被視注昧割也時割雉爲盟按昧之訓割他無所據愚謂

眛雉猶死雉也雉死目瞑故曰眛雉

封

檀弓縣棺而封注讀為窆按周禮冢人作窆陸彼驗補鄧二反左傳昭十二作堋陸北鄧反徐甫贈反愚按補鄧北鄧甫贈並同音崩去聲封窆堋三字通用若從彼驗反則封堋字不可同一音矣

食粥

檀弓食粥音糜孟子饘粥之食並此音俗音之六切非

請庚之

檀弓請庚之庚道也（注訓償未安）左傳以塞夷庚詩序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申祥意謂既已犯人之禾請遂買此地闢為孔道（買地意從下文暎出）蓋欲掩過以說（如字）於民子皐曉之以為買道而葬固所以恤民但以吾為邑長于此幸無得罪于上下斯可耳獨不思後此宰邑者難為繼乎蓋成民頑獷易玩其上治之者宜用威不宜用惠也哭則呼名兄死不衰孔子墮三都獨成不肯下此其頑梗

難治之證

先人之室

檀弓有焚其先人之室三日哭此謂居室也前章先人之敝廬與此一義居室先人所傳宗廟先祖所依其遭變之禮宜不異故曰新宫火亦三日哭先儒並以先人之室爲宗廟非也

庶氏

檀弓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庶氏猶他氏

言出母既嫁是即他氏之母耳哭於廟非禮也先儒以庶為氏其義殊陋

沐槨

檀弓沐槨槨材光潔如沐此夫子以贈原壤者歌意正與此二字相暎注訓沐為治謂夫子助之治槨恐於事理未安

甬

考工記鳧氏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謂鐘至肩處

有級而稍高也甬道之義取此衡謂鍾上平處也注以二物為鍾柄誤

循牆

正考父鼎銘左昭七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循牆而走指小兒之學步者雖學步小兒予亦莫敢侮之此錯綜句法所謂三命滋益恭也舊注非

宗

宗尊古同音故註家即訓為尊書禋于六宗孔傳尊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賈逵以宗盟為尊盟皆因聲借用論語信近於義節文體如詩蓋復辱親宗兩兩叶韻考亭知此節之用韻而乃讀宗為族以叶復辱所謂强作解事者

廉

周禮天官以六計弊羣吏如廉善廉能之類此廉字作察字解正借作規古借用廉耳後世廉訪使之名取義于此今人通作貪廉之廉其解殊誤然貪廉二字亦有

說廉非對貪而言乃對庸而言也蓋山石之有稜角者謂之廉故人之風采凝峻者以此為目孟子云頑夫廉石之無稜角者謂之頑石二字正是相反也注云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是又牽察義為訓矣

蹇蹇

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人臣履歷險難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也自晉書王豹傳引作王臣謇謇字家遂訓謇為直言之貌與卦義相戾矣廣韻謇吃也謇難于言蹇

難於行故取其字爲意今引易而省作謇又與吃義相

戾

方舟

禮大夫方舟謂兩船相併也今長年謂併船爲幇船因悟古方字亦爲幇音今猶存其音但昧其字耳古無庚青二韻凡韻中皆與陽韻通兼四聲未定故併亦呼爲幇而併舟之併則專爲方字逋忙切後借爲四方字其音遂

泯

哉生明

書武成哉生明顔魯公家廟碑作才生明此知古哉才二字本通用

鄂不

詩小雅鄂不韡韡不𧰼作吊象花蔕形即古柎字說文不字注誤韻會云柎或作不引詩鄂不韡韡鄭云承華者柎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與柎同按鄭止知不音古同柎不知不即本古柎字顔公送劉太沖序云鄂不照乎棣

華龍驥騄乎雲路此以不作梢字用也吳越春秋采葛歌葛不連蔓芬台台音怡古不字又一証

束脩

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謂行檢束脩飾之禮蓋十五入大學之年也家語本姓解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桓寬鹽鐵論余自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陳崇稱莽功德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麗之時後漢書鄧太后詔故能束脩不觸羅網伏

湛傳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年十五以上　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注束帶脩飾　李固云王公束脩厲節賈堅云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耶馮衍說鮑永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注言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　何充薦虞喜疏束脩立德皓首不倦禰衡顏子碑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歷覩兩漢束脩二字並如此用

從心

論語從心所欲不踰矩從當讀爲縱白氏六帖柳子厚與楊誨之書王荆公進戒疏引此並作縱心葢知古讀也孟子從耳目之欲此從字本一義

亡之

論語亡之命矣夫亡讀爲無言病勢已極無所復之也漢書宣六王傳引作蔑矣夫知亡不音忘

五十以學易

論語五十以學易假年卒學恐歲之不吾與也然

人情未至五十必不遽興此歎其爲字誤審矣

執禮

論語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詩書之言無所不通禮則各因其人如與人子則言事父之禮與人臣則言事君之禮各因其所執者爲言故曰執禮

雅頌得所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本無不正其不正者鄭衛之聲亂之也夫子入衛而聞其聲始

知先王之樂久為時俗之樂所亂於是歸魯得以正其不正而雅頌始復其故焉得所者復其舊之謂也緣古樂沖淡人不喜聽故樂工雜以淫聲取娛俗耳聖人雅志復古心知其然又親聞桑濮之音始灼然雅俗之辨與太師共相訂正去俗還雅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舊解畧去首句本旨遂失

衣裘異色

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傳云五色比象昭

其物也故古人雜施五采於服器必相間成文然後為致飾之道五色不宣不足悅于目猶五音均一不能諧於耳也若衣黑裘黑衣黄裘黄衣白裘白表裏如一何以相稱是以羔不必定黑麑不必定白（鹿色斑駁故曰文鹿）狐不必定黄（語曰豊狐文豹豊亦文也）玉藻狐白裘裼以錦衣狐青裘裼以玄綃衣麑裘裼以絞衣此衣裘異色之証

自道

論語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言夫子不欲言人不能但自

道而已如此始爲自責以勉人

孔氏

論語自孔氏有荷蕢過孔氏之門不稱孔子而稱孔氏氏猶家也因晨門荷蕢而言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亦因伯高使而言又哭諸賜氏舍于子夏氏皆此義

仲尼之徒

孟子仲尼之徒徒猶屬也非師徒之徒篇中云聖人之

徒舜之徒跖之徒皆此例

觳觫

孟子吾不忍其觳觫二字俱從角注恐懼貌無義此以意為訓耳疑觳觫角新生貌此牛必犢子故齊王謂其無罪就死地也唐皎然詩門前便使觳觫來徑以二字目牛得其解矣

折枝

陸筠翼折枝孟云折枝謂罄折腰肢也枝肢古字通用劉孝標廣絶交論匍匐逶迤折枝䑛痔正用孟子語

教玉人雕琢玉

孟子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玉哉謂不使玉人盡其治玉之能但以已意授之舍學從我無異此也

志壹氣次

孟志至焉氣次焉謂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也蘇子由孟子解作次舍之次是本義趙注爲亞次之次朱因之並誤大全能用其力于仁節小注朱子云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此正志至氣次之解不知本注何故不用

至大至剛以直

孟至大至剛以直趙注云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程易傳云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按蘇老泉亦如此讀愚謂至大則無外至剛則無内凡物不剛則有隙可入至直則無前惟朱子以以直字屬下句云或問中語若屬上句則于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賸此不審其字義爾

出於其類

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猶産也左傳云我之自出是

也此句承上類字轉下拔萃句非高出之謂

廛

孟廛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按古國都畫九區如井中宮室前朝後市朝則祖左而社右庫藏官府之屬皆在焉市則商賈百貨皆在焉其餘以為民廛此文前謂商所居之廛後謂民所居之廛也

夫里之布

孟無夫里之布謂夫布里布也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

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又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二布並見周禮趙氏但取載師入注而遺閭師之文集註因之四書辨正以為朱子偶未深考遂以夫家之征當之不知朱本沿趙誤耳趙或以夫布即夫家之征故不另引然當體本文只以二布解之為是

氓

孟頗為之氓謂來自他國者于文亡民為氓其意自顯書中頗受一廛而為氓又君之於氓也故周之皆此義集

註但以民訓泯則何以讀國策之不憂民泯哉

塗炭

孟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趙訓炭為墨蓋泥墨皆易汙之物也余因悟商書民墜塗炭與此義同謂民為桀昏德所染汙耳孔傳作炭火解後世言天下之亂動云生靈塗炭皆承安國之誤

如就見

孟寡人如就見者也如猶宜也按左傳定八年然則如叛

之又云不能如辭墨子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為止我皆此義又左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失伍

孟一日三失伍舊解喻失職頗不合于下文多字無義愚意持戟之士謂伍長也三失伍喪失伍中三人也軍法戰士失列伍長有罪意當時法亦如此故以為邑長致民死徙之喻

得侍同朝

孟得侍同朝甚喜孟子曾仕於齊齊王謙不言立乎本朝故但云同朝然先為客而後為臣故曰得侍云云若謂得侍左右已出望外又不鄙而與之同朝其為喜幸更何如

彼一時此一時

孟彼一時此一時也新安陳氏大全注云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果爾則是言行不能相顧何足以為孟子要知不怨不尤二句本孔子之言而

孟子嘗稱之集註亦云然 充虞所云君子即孔子也故曰彼一時此一時意謂孔子之時如彼故可免於怨尤今之時如此雖欲不怨尤而不可得已

民之為道

孟民之為道言其固然之理人之有道言其當然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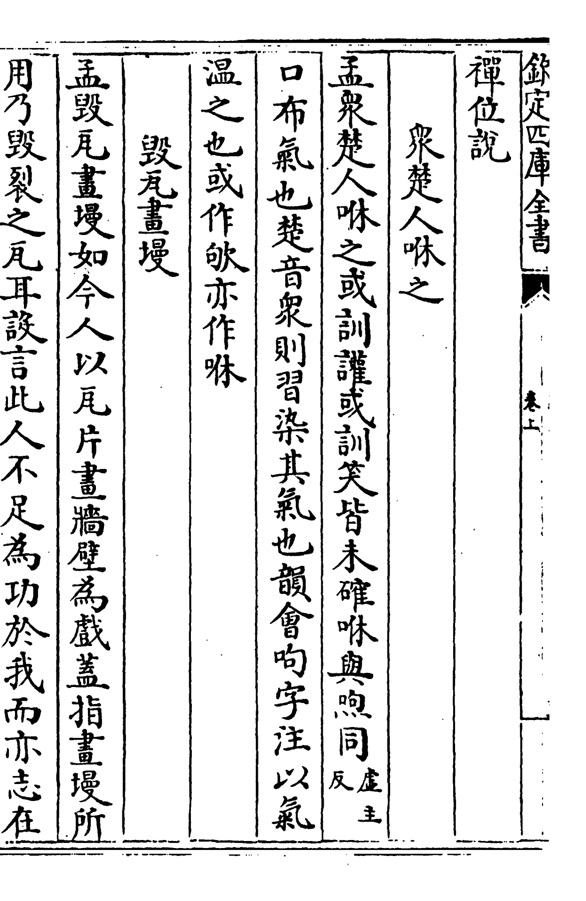
聖人有憂之

孟聖人有憂之有當讀為又與上堯獨憂之句血脈相通後邪說暴行有作集註云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未能

讀彼不能讀此者以上文先有邪說暴行又作故也有私龍斷焉有梏亡之矣亦有讀又

以天下與人易

孟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堯舜一生憂民直至得人禪位其憂始釋故曰以天下與人易云云後漢李固與梁冀書引此二語云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觀此則知漢世原作此解又陳止齋有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論亦主



禪位說

衆楚人咻之

孟衆楚人咻之或訓讙或訓笑皆未確咻與呴同虛主反口布氣也楚音衆則習染其氣也韻會呴字注以氣溫之也或作欨亦作咻

毀瓦畫墁

孟毀瓦畫墁如今人以瓦片畫牆壁為戲蓋指畫墁所用乃毀裂之瓦耳設言此人不足為功於我而亦志在

得食將如之何註無功有害是直謂毀人之凡矣人情斷斷所無者雖設誚亦必不作此語

泄泄

孟泄泄猶沓沓也按說文呭以制切多言也引詩無然呭呭又諧字注云本作沓語多沓沓也然則泄泄沓沓皆多言之意故曰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此以今語證古語使知詩人蓋指此輩按泄當即呭徒協切詩天之方蹶居月切本音自可相叶讀蹶為貴讀泄為曳皆注家之誤若以呭音讀孟子之泄泄與沓沓尤相近不待注而自明矣

執熱

孟引詩誰能執熱考詩鄭箋作執持熱物解趙注因之他注亦因之並誤執如執友之執執固持也執友者其交不能解執熱者其熱不可釋周興嗣千字文執熱願涼杜甫詩爾曹輕執熱皆得本意

畢郢

孟卒於畢郢郢當讀爲程按路史云程王季之居在今咸陽故安陵亦在咸陽與畢陌接所謂畢程注引長安

志孟子言文王卒於畢程今作郢

其揆一也

孟其揆一也揆古作癸所以度地之器也如今之量弓此揆字作實用言聖人雖有遠近先後之殊而其揆則歸於一也孔安國書傳敘其歸一揆與此

施施從外來

詩王風將其來施施毛傳難進之意鄭箋紆行之貌以詩注觀之則孟施施從外來形容齊人醉歸欹斜偃蹇之

狀可掬矣趙注喜悅之意朱因之云喜悅自得之貌詳施字於喜義不近及觀韻會詑字釋云自得之意乃知趙讀施爲詑故有此訓施施用詩訓自佳不必借詑義也

孝子之心不若是恝

孟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若是恝三字指下文所言子職已盡父母自不我愛於我何與於我何哉猶俗云與我何干也語氣悻悻恝然無復思慕之意孝子負罪引慝之心決不若是語勢與予豈若是

小丈夫然哉句同

鬱陶

孟鬱陶思君爾陶者閉穴以熄火氣鬱於内則不復然以比人憂思則氣不得伸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王觀濤翼注謂汎就平日休戚相關言是也余謂唯平日如此故今日如此象憂見鬱陶一語其喜在言外舜喜見臣庶一語其憂在言外以象

憂見舜憂以舜喜見象喜此互見文法要知舜之於弟直以赤子視之啼笑皆直憂喜無間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孟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伊川謂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按竹書史記帝王世紀尚書蔡傳鄭樵通志畧郝京山九經解王觀濤翼註皆如趙說孔安國書傳司馬温公稽古錄李槃世史類編薛方山人物考皆如程說余謂即以本

書證之確知為立不久蓋此段本明伊尹不有天下之事意言湯崩之後伊尹數奉幼君屢立屢仆可取之矣而終不取知天意之有在也若云幼不可立則於本節之旨無關何必敘及

梏亡

孟有梏亡之矣即書費誓牿牛馬牿字孔傳云牿牢之牛馬是也本作牿此作梏或字訛或借用耳梏亡承牛羊又從而牧意來與亦猶斧斤之于木數句相應書又云

無敢傷牿經以牿字代牛馬字此以梏字代牛羊字正用尚書文法

機變

孟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機變如傀師倡者之類此承上章由而不知言人不知道則不可以為人此如木偶耳目手足皆能運動其實非人故借此人指點言今世有為機變之巧者是人決不知恥蓋方以其巧自矜又孰知其終不可以為人也哉

容說

孟事是君則爲容說者也與下以安社稷爲悅悅字一意言心所慊者在此也事君人者茍得君而事心無它念惟以容身保位爲主王深甫云事君者以見容於吾君爲悅此解得之

棄井

孟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棄井猶廢井言虛廢前功也

以小信大

孟責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為不義之大者而讓國之義眇乎其小蓋衆人但知讓國之為義不知敦倫之為義故以蔑倫之子而競以義稱則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矣此章只以義字擒翻仲子不必增出廉節等字

憎兹多口

孟不理於口又曰憎兹多口理分辯也不理於口言毀者多不勝分辯也憎惡也多口謂瑣瑣致辯也區區止

以口舌弭謗即謗爲之止士猶憎之葢彼以口來我以口應是非彼之多口乃我之多口耳業已自命爲士雖見慍於人何傷彼二聖當時亦不免爲人所慍何嘗一語自理哉注殊牘牘朱亦因趙之誤

斯與

論語中有斯字無此字斯者此字之轉音而借用者也有與字今作歟無耶字耶者與字之轉音而借用者也又五經四子中並無耶字

鯢鯢

孟子惡用是鯢鯢者為哉注鯢魚乙切與逆同音此誤也鵝豈作如此聲乎予謂當音捱去聲蓋鯢與倪同從兒莊子和以天倪注音涯則鯢字亦可呼捱去矣捱去正鵝聲也

素位

中庸素其位而行素乃絲之未染者他語借用素字猶俗云本色本分之謂如素心素志素位素履皆此義也

又素有白義白者空有質而無色故事之有其名而無其實與有其實而無其名者皆曰素如素餐素王素封則此義也又如素交素識素常之素則有始義蓋素者色之始也此本其初而言猶云非一日之故也

少艾

古外與艾同音吾鄉至今作此音故謂美男為少艾孟子慕少艾趙注但以為美好朱註云楚辭戰國策幼艾義與此同亦例引之耳其義故未晰也按國策趙年謂趙王

王不以予臣乃與幼艾蓋謂其幸臣建信君國語云國君好艾則大夫殆好內則適子殆以艾與內對舉可證艾即外矣又曲禮五十曰艾方言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艾則艾本老稱今反訓美好思之似誤

蒲盧

中庸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陸佃埤雅以為蜾之細腰者得之以為蒲葦者固非以為土蜂者尤謬解頤新語因爾

雅螺蠃蒲盧之文遂以蒲盧為細腰土蜂蓋蜂以細腰故亦有蒲盧之名此處則指地之所植者言耳蒲葦雖易生第不須種植𨚗是種植所生之物始與上文樹字相應故沈括說亦似是而非

好

書惟口出好興戎好去聲即邦君為兩君之好好字與戎字相對好猶親也戎猶讐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即出好

興戎之義舊註好訓善似未審

裼

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註袒而有衣曰裼則似今之背心以加於裘外故仍見裘之美論語緇衣羔裘節集註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蓋是衣與裘一色則裘之美不為衣所掩也若服之襲則是以全衣加其外其色即不顯余向未明裼衣之制故緇衣節不作衣裘一色解今覩玉藻註始知裼是露臂則是裘外

加半臂審矣

司中

周禮有司中司命二神始不解司中之義偶讀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乃知中即指此沖氣而言沖氣以為和謂陰陽兩相和合不偏不雜人得之以生此所以為萬物之靈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意與老子合古人不分性命為二物故通謂之中書所謂和衷降衷左氏所謂天誘其衷皆指此中衷古通用又左傳載劉子云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此即天命謂性之意謂性為中又檀弓云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此亦謂性為中注訓中為身非也又國語左執鬼中右執殤宫此中字正與司中之中合蓋司中司命二神即今俗所謂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是也司中主生司命主死故並祀之左執右執云者猶言生殺在其柄如司中司命之神凡大人小兒之命皆得主之耳本註解中為身亦誤又孫思邈詩南斗度名北斗落籍玩殤宫二字恐當時已有此語

從容

今俗語事之需遲為從容此二字本出禮記人多忽之

按學記云善待問者如叩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重撞擊也疏每一舂而為一容必待盡其聲此見凡俗語未嘗無來處也

三代稱帝

三代天子之號稱王然夏自帝啓以下俱曰帝某商則易稱帝乙歸妹書稱自成湯至于帝乙初疑其說後讀

禮記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始解

女

左傳昭元年醫和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杜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按此之所謂女即倉公傳之所謂內也交媾乃陽氣用事故曰陽物注意未明又云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此本四字成句二句成韻室疾言疾之所宿聚也疏云是謂近女室說此病

之由疾如蠱言此疾似蠱疾也句讀皆不知其可笑如此

欒

考工記鳧氏兩欒謂之銑欒鍾口兩角也鄭注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欒按角古音盧谷切與樂歷各切音相近故通借樂又禮喪大記鬊不實于綠中則以角爲綠此亦其類今之欒字乃杜子春所改實無義也

終葵

考工記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注齊人謂椎為終葵圭首六寸為椎以下殺杼閷也終葵為椎于杼上按如此則其形當如予考說文斜字訓杼也則杼即斜義又終葵二字即椎字之切音急言之曰椎緩言之則曰終葵椎當作錐或古字通用所謂杼上終葵首者謂斜銳其上首作錐形如博雅不知終葵之義別作柊楑字云柊楑椎也此妄作之謬椎椎義同又按說文瑋訓玦上為圭半圭為瑋此證益明

亹亹

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徐鉉云古無亹字當作娓娓不知古無亹字固有亹字亹音門與娓音同切明母娓古音近來吾鄉謂尾為米與古音合古人字多假借故即亹字轉為娓音其義則易之所謂亹亹即詩之所謂勉勉也娓勉一聲之轉大雅勉勉我王韓詩作亹亹文王荀子作亹亹我王可證二字本一義後人不知亹之可轉音娓故妄加亠頭不知亹亹之即勉勉雖訓為不倦之意亦臆度之詞耳

巂

曲禮立視五巂注音攜規也輪一周為一規按巂規當即一音古字通用蜀子規鳥一名巂可證攜从巂諧聲亦如枯之諧古紅之諧工旱之諧干皆以見母轉匣母也

烝

書（益稷）烝民乃粒詩（大雅）天生烝民烝字相承訓衆然以古韻求之烝當即讀為衆平聲（釋典衆生並作此讀）以音相近而借

用蓋古蒸與東冬通為一韻故也

眣

公羊傳文七年眣晉大夫與公盟本注伊乙反又大結反孫氏說文丑栗切黄氏韻會敕栗切按眣謂以目使人當與日眣之眣國策高誘注讀為逸同意眣為日斜眣則以目斜視示意可知孫黄音誤

爾雅

漢藝文志爾雅張晏注爾近也雅正也自此諸家釋爾

雅義多以近正為説予觀漢人常用此二字如指詔書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言符命云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説豈皆近正之謂耶按説文爾字訓云麗爾（舊忍里切詳聲意當泥禮切俗作你字反合古音）猶靡麗也詳爾雅主説詩而作猶云詩正而葩也凡文章以爾雅言者皆謂靡麗而典雅也充其義則爾文也雅質也爾華也雅實也揚雄言詩人之賦麗以則爾雅之謂也（揚用修亦以爾雅為麗則）斯

左傳襄三使臣斯司馬注斯此也訓太易當讀爲厮役之厮謙言爲後於司馬耳

衽

禮檀弓衽每束一注衽小要古腰字也木爲之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䏲合棺與蓋之處故亦名衽徐文長青藤路史云衽形如今之銀則子俗呼法馬作餅定樣漢時呼爲小要按此字當作鋌說文訓銅鐵樸也今傾銀槽俗謂銀爲一鋌蓋鋌音之譌其形中細則子蓋肖其形棺蓋合縫之具或古省用廷字傳

寫誤作社耳

臧

左文十八 毁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又云盜賊藏姦為凶德藏字杜不注疏主為藏匿罪人之名按藏乃臧之誤也古藏賍臧字皆作臧後人傳寫誤加草耳考國語正作臧掩賊為臧言得賊之物而隱庇其人猶今窩主之謂故曰主臧之名賴姦之用盜賊臧姦俱為凶德取本

文讀之其意自顯作臧則藏贓二義皆具作藏則義不備而意不明矣又此數句左氏皆以意釋字賊從則從戈戈有殘毀之意故曰毀則為賊臧從戕從臣臣即賊也而在中掩之義也故曰掩賊為臧竊財賄盜之小者故於文次皿為盜次古涎字貪欲之意盜國家之重器則非小盜可比故加以大姦之名臧字之義左氏已自為註脚何煩加草乎

信信

信古通借為申字易繫辭屈信相感孟子屈而不信是也按詩周頌有客信信毛注再宿曰信予謂當讀為申申之訓重即再宿義注家知訓為再宿而不知讀為申何與

兌

兌古悅字禮學記引尚書說命作兌是也詩大雅緜柞棫拔矣行道兌矣陸吐外徒外二切毛云成蹊也言道路通則柞棫之木挺拔而生行者皆喜兌也又大雅皇矣柞棫斯拔松柏斯兌陸徒外切毛易直也兌即茂盛之意漢武故事云體常壯悅體盛曰壯色

盛曰怳松柏之皃亦此義注中音釋並誤戴侗亦辨其非

男角女羈

禮內則男角女羈男則橫分兩髻如角故曰角女則兩髻一前一後如馬首故曰羈鄭注午達曰羈橫曰旁縱曰午此釋其意不釋其字耳孔說非

郁夷

詩四牡周道倭遲韓嬰作郁夷予謂郁當音倭即逶字遲當音夷即遲字古字音相近而通用也

皐陶庭堅

左傳文五年秋楚人滅六冬又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杜以庭堅即皐陶之字故謂六蓼皆皐陶後然古人口語無既舉其名復舉其字之理羅泌路史辯皐陶為少昊四世孫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皐陶後蓼庭堅後此為得之又史夏本紀封皐陶之後於英六索隱引地理志安國六縣偃師所封國英地闕不知所在正義謂英即蓼此承杜預之謬而附會之耳僖十七年齊人為徐

伐英氏杜謂楚與國亦不注所在予謂英即偃二字音相近而轉舜妃女英大戴記作女匽此亦音之轉也故皐陶之後有英氏又有偃氏六今六安州英疑即今英山縣

紡

國語晉語紡執而紡於庭之槐按紡當讀為繃悲崩切枋音京昉音崩省此聲古字通用說文繃束也今俗綁字補項切即繃音之轉因轉音故字從而變耳紡於庭槐即綁縛之義植木護本曰援謝靈運詩題南山樹園激流植援東之於樹其形似之故叔

向嘲語云求繫既繫求援既援韋注釋紡為縣此臆說耳

噍殺

禮記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漢書禮樂志作纖微憔悴之音按噍殺當即讀為憔悴故漢人用其本字耳志注疑作急急微亦不成語乃知古本作纖微

古樂之義

禮樂記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聲遲曰文聲數曰武鄭注文謂鼓武謂金非也復謂往

復亂謂樂亂復在中亂在末相去聲雅皆樂器名疾即亂

訊即治互言之也此言古樂所奏皆有名義文有綏柔

之義武有戡定之義相有輔助之義雅有反正之義古

人每事皆有義可稱故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

及家均平天下也禮記及樂書史記二注並不達此義

夫夫

禮記檀弓夫夫也當作夫人也按李斯書嶧山碑大夫

二字只作夫古文尚簡夫中已具大字故點注以識

之檀弓之夫夫恐古文止作兩疊注上人字而後人誤以為重文也董逌書跋說亦如此

匹馬

周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公羊傳僖三十三匹馬觭輪無反者古人駕馬或四或六皆用偶數故數馬以匹一匹當是兩馬四匹則二乘也其曰匹馬亦猶匹夫匹婦本因偶得名稱謂既久即單舉亦可為匹耳又按漢人始用五馬詩良馬五之蓋變文叶韻非事實也

流矢

檀弓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按流矢謂矢去而鏃仍著肉中故待浴馬方見今人襲用流矢失其義矣

士

士者少男之稱易大過老婦得其士夫此本義也又壯字壻字皆從士意益可見從十從一十指其年一指其零數也説文引孔子推十合一為士言能綜萬理于一原也義雖精而近鑿

操縵

禮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注以縵為琴瑟之弦非也按周禮磬師奏縵樂注謂雜聲之和樂者也疏云雜弄調和按繒無文曰縵此云雜聲云雜弄皆謂無文耳學記之操縵即今之和絃

敔　圉　雅

周禮小師注柷如漆桶中有椎敔木虎也郭注爾雅蔡注尚書皆本此為説又笙師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先鄭

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後鄭云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按先鄭所說三器狀不甚殊且應大似後鄭所說之柷周頌應田縣鼓後鄭既以應為小鼓爾雅亦然云無由此應別是一物徒取其築地為節何必用三器若是之不憚煩乎愚意應即周頌之應牘即柷而雅即敔

爾膹徒谷切之為柷昌六切亦如田之為陳休之為屠休屠音厨隊之為隧雅之為敔亦如迓之為迎為逆語有輕重其實一義騶牙之騶吾允吾之為鉛牙古字多可通用如此則膹應雅三器各得其所矣敔周頌作圉樂記訊疾以雅叶旅鼓武語古

鼮鼠豹文

爾雅豹文鼮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得此鼠孝廉即終軍知之云出爾雅許氏說文鼮豹文鼠也與郭說異按本書豹文二字在鼮鼠之下鼮鼠之上郭以為

鼮鼠是以二字下屬也許以為鼮鼠是以二字上屬也然詳前後文勢當以上屬為是郭因終對而誤說文不誤也

獄訟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鄭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然後聽之鄭注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按爭財為訟爭罪為獄經無明文鄭

特臆爲之說夫五刑之屬三千凡入於司寇者無大小皆有罪名何獨以財貨别於罪名之外乎詩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此爭婚也非爭財也士師之職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别約劑此以獄訟兼言是貨財亦曰獄也左傳僖二十八衞侯與元咺訟是罪名亦曰訟也疏亦引此而曲爲鄭解云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愚謂爭財亦罪名之一不得單舉與罪名相對也詳周禮之意當是小罪曰訟大罪曰獄鄭云三日乃治之重刑也疏云獄事重於訟事故鄭云重

刑此言得之但不宜以貨財爲輕以罪名爲重耳小罪可以立遣故兩造具而即聽之大罪必須審慎故使之先立券書不致辭有反覆又遲之三日猶冀其情可平也罪之大者必再三審讞其獄始成故又謂獄未成曰訟訟已成曰獄衛侯與元咺訟公羊閔元年謂歸獄僕人鄭匽樂是此義也凡以財獄訟者謂凡以貨財之獄來訟者此兼舉爲辭也詩之二章云何以速我獄此對舉爲辭也具此二解則禮與詩與傳之文皆不相刺戾矣周禮言禁者禁之未然之前蓋愚民雖有爭心

或以惜費而止故以束矢鈞金之法禁之所以止其來非欲罔之利也後世目周禮為衰世之書皆由不善讀此等故束矢當止十矢鄭云百矢蓋已自為疑辭矣

齵

考工記云察其菑蚤不齵五溝切則輪雖敝不匡齵齒參差也今謂木器不平整曰齵音敖語之轉也

鳳凰來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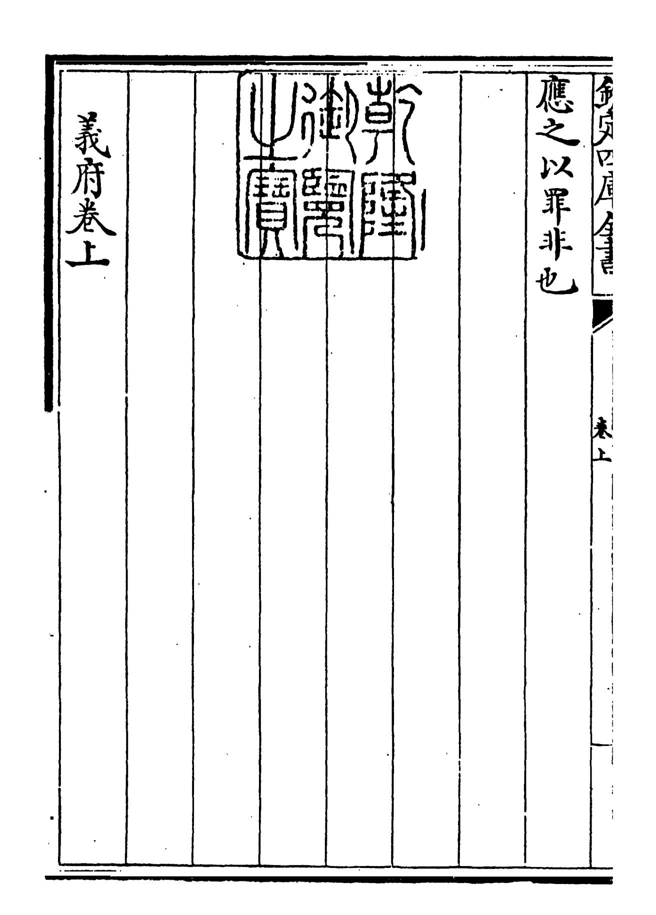
書益稷鳳凰來儀儀匹也謂雙下之也詩實維我儀毛云匹也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註言馮依其身而匹偶之易太極生兩儀儀亦匹義

亂訊 誶

樂之卒章爲亂即繁音促節之意楚辭亂曰猶存古名賈誼弔屈原賦史作訊曰班作誶音碎曰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則訊或亦亂之別名

養求

左傳昭二十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謂口體之奉求謂玩好之類皆私欲也給應皆供也急曰給緩曰應此言寵妾寵臣私取於民者緩急皆不能免於供杜注所求不給則


應之以罪非也

義府卷上